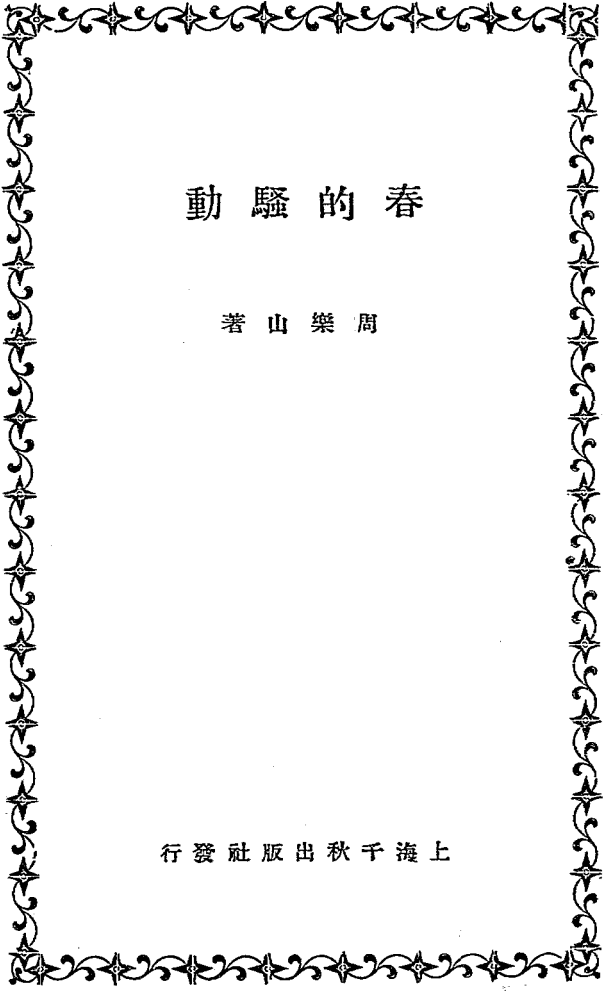






春 的 騷 動

周 樂 山 著

上海 秋千 出版 社 發行

自序

應千秋社之約，編了這本小冊子。自己翻閱一遍，好像讀別人的文章。人到中年，對事事都有顧慮，連寫文章也沒有青年時代勇敢了，這些稿子，是我個人的私寶，每篇裏都有我一個跳躍的心，將牠命名曰「春的騷動」，取其生之蓬勃。我願我這集子裏的人物，都不會奄奄而死，在這樣的中國。

月旦書局自題



● 目 次

10	9	8	7	6	5	4	3	2	1	
賭博	雨後	趕海	海之子	夜歸	鄉村的夏夜	「飄蕩的衣裙」	紀念一個小生命	牯嶺之春	春的騷動	自序

春的騷動

(小品文集)

周樂山著

春的騷動

春天的人們是格外地活躍的。

在大都市中，雖然不容易看見鵝黃的嫩柳，嬌艷的春花，而馬路上各種商店的「大廉價」的市招，到處飄搖着，無線電的聲浪，如市招一樣，同在行人的頭上迴旋。

一般少男少女，都穿輕薄的着春季的新裝，如醉如狂的在馬路上來往着。

在這時期，電影院和 Café 裏的生意，也特別的興旺。有聲電影裏的女人的白腿吸引觀衆。Café 裏舞女的嫩臂和白腿以及腥紅的嘴唇，更特別的愛嬌！

夜半時，電影院的觀衆，多數傾往 Café 裏去，裏面的電燈轉紅轉綠的幾次以後，「威士忌」和「香檳」連續地潤了歌喉，眼前的景物，已感模糊，舞女的白腿和男子的發光的皮鞋，已漸漸的錯亂了起來，鈔票從客人的袋裏，轉移到了店主和舞女的身上。汽車在門前不息地鳴吼着，于是舞女嬌慵地靠在客人的臂上，被抱上了汽車。

到了舞女底白肉上的粉脂褪去顏色時，太陽已從東方出來了。

啊！春的騷動！

牯嶺之春

昨天伯父來信說：『……爾三弟近率學生往牯嶺旅行，約一星期可返家，……』使我斗然想念起牯嶺來。

我已有三年不上牯嶺了。自定居上海以來，爲了忙于生活，連市外的郊野也少去。當這暮春三月，伏居斗屋，回憶往年的生活，自然地廻想往日牯嶺的春遊。

牯嶺真是仙境。

你不相信麼？待我說給你聽：

你一踏着上牯嶺去的石級，你就覺得離開了人世，一步一步一級的扶着手杖走着，一面是長滿了葛藤和不知名的野花的石壁；一面是深不可測的懸崖，遊客就戰戰的在這當中的石級上走着。

又是板橋，又是石樑，這樣的走了二十多里路，忽然走入了平地，這就是牯嶺了。

驟然一看，誰也想不到這是山上，有寬闊的馬路，有各式的商店，而且完全是歐化的，幾乎疑心是走到青島市了。

但是你再向前走幾百步，越過傾斜的石路，那又是一個境界。

牯嶺真是仙境，我不憚煩地再喊一聲。

滿目望去，星羅棋布的建築物，錯落地散于各處，這是別處容易

看見的麼？全是用大石塊疊成的屋宇，而屋頂的顏色，以及形狀，又是各不相同的。

這在我的經歷中，是一種奇蹟。我每次徘徊于牯嶺的街道上，恍惚置身于神話中了。

有人說：牯嶺像一幅畫，我說：不，那有這樣妙的圖畫？

有一個時期，我在牯嶺住得頗為長久，足是一個暑期，正是：—

山花未發上山來，

滿谷落英我歸去。

住在山裏的人，大都起得很早。每天一早起來，就和妻提着籃子去買菜，那種悠閒地毫無爭奪的表情的市場，叫人一想起來，愈厭煩

喧擾的上海市了。

最有趣味的是雨天，那些五顏六色的蔬菜，被雨一洗，越覺得嬌豔動人。我和妻都撐着雨傘，穿着木屐，從容地來往的買着。妻在前面一件件的檢着，我提着籃子，在後面跟着，一件件的放在籃內。

菜市不單賣菜，水菓也各式都有。我口裏不禁吟着古人的詩句：

深巷賣櫻桃，

雨餘紅更嬌。

而現代詩人馮至君的詩句，我也常常禁不住吟着的：

紅的紅的紅櫻桃，

青的 青的 青杏子。

滿處都是高與天齊的樹，沿途都開着不知名的野花。隔不了三五丈路，就有一張預備給遊人憩息的長椅。隨處都是浩浩的泉流，而這種泉流，並非深不可測的，僅能沒腿部而已。你有時跑出了一身的汗，就可不擇地解衣，就浴，就浴的遊客，中外，大小，男女都有，悠然往來，毫無虛偽羞澀之態。

希望于返自然之人，到牯嶺去罷！牯嶺真是仙境！

等到春序將謝，牯嶺更熱鬧了，滿谷的飛絮與落花。有一天，我坐在門前的階上，梨花正紛紛地落了下來，幾乎將我埋葬了。

我不是詩人，我描寫不出牯嶺之春之美萬一，我慚愧！

紀念一個小生命

記得去年一個寒冬的夜，妻子的孕體忽然感着異常，不久之後，腹部更一陣陣的劇痛，一家中的空氣，霎時緊張了起來，知道小生命的誕生，就在今夜。

這時候弄得我真如熱鍋上的螞蟻，妻的生產，就在眼前的事，而囊如空洗，什麼事也不能預備，前幾天妻就向我說：過去弄一點錢吧，恐怕快要生產了呢。

我爲的弄錢，在各處跑了三天，能夠取錢的地方我都到過了，書

店裏說是受遼寧事件的影響營業清淡，不能付稿費。學校裏那個鐵面的會計，就是你向他下跪哀求，他也只是回答你一句刻板式的說：

『本校的薪水是不能預支的，到了月底自然照付。』

其餘的地方，有的比我更窮，有的口袋裏裝滿了鈔票，而向我哭窮。

爲的弄錢，總是一早出去，傍晚回來，整天的躑躅街頭，結果是垂頭喪氣的回來。

到這個時候，什麼辦法都想盡了。還是妻拿出她的唯一的金戒指來，說，『是拿去換一點錢應急吧。』我才羞愧地放了心。

剛巧那時候，時局不安定，租界上也戒嚴，產科醫生一時請不來

，弄得大家無所措手，只得環守着產婦，望望她慘白的臉，又望望案上的臺鐘，希望這恐怖之夜，早點過去。

到了早晨四點鐘，戒嚴的時間已過，我便獨自跑出門去，那時馬路上沒有車輛來往，也沒有守崗位的巡捕，只有三五成羣的比我更苦的老婦與孩子在地上拾煤屑。我在他們詫異的眼光之前，一口氣地跑到呂班路口的××產科醫院，請了醫生來，大家的心纔安定了。

一直到上午十二時，纔生了下來，產科醫生欣然的走過來，說道：

『周先生恭喜你生了一位公子。』

送醫生走後，產婦吃藥下去，像酣睡着的樣子，纔算放下了懸懸

的心。

從此我家中充滿了春意，因為幾個孩子都長大了，母親和妻都是最愛嬰孩的，於是極力的調護他。孩子也實在。

孩子也實在長得茁壯，藕般的臂膀，漆黑的眼睛，又怎麼叫人不要愛？我是最不喜歡抱孩子的，對於他，有時也抱抱。妻在旁調弄着，說：

『向你爸爸笑一下吧！』

他果然睜開眼睛來，笑了一笑。

這時我心中就如此想，這樣聰明的孩子，將來很好地教育他，一定有成就的。

伯父聽見生了孩子，來信替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斯文」。

從此家中人無論大小，都叫他阿文。

妻常常抱着他，調弄着。

『阿文笑一個吧！』果然舞手而笑。

這些瑣事，不知道什麼緣故，一件件我都記得很清楚的。

這樣的平安過了七十天。

今年三月十四日的晚上，母親和妻正在替阿文洗澡，爐中生着熊熊的火，他在浴盆中舞着，孩子們都圍着他笑。那時，我正從外面回來，母親向我說道：

『你的阿文真好玩！』

妻又說：

『明天叫裁縫來，替阿文做幾件衣服吧。』

『好的。』我因忙于作稿，領首走了出來。

到了深夜，我從書室回房去睡覺時，看見妻子帶着阿文很恬靜地睡着。

唉，誰知有如此意外的慘變？！

第二天早晨，大概八時左右，我被妻的驚呼聲嚇醒了：

『呀！你看阿文不會動了！』

我驟然坐了起來，說：

『昨夜好好的，怎麼就不會動了？』

我過去一看，只見那孩子仰睡在那兒，口吐白沫。

妻嚇呆了。

我去請母親，母親來一看，也急得說不出話來。還是老人家鎮靜，說道：『急也沒用，快去請醫生來。』一句話提醒了我，我立刻跑去請醫生，一時急切地到那兒去請醫生呢？

幸而我每天來往的電車站旁，釘着一個醫生招牌，恍惚是『留學德國』的，除此以外，鄰近並沒有醫生。

我急促地跑到醫生那兒，敲着醫生的門，僕人出來開了門，我不管三七廿一的向樓上跑，醫生詫異地迎了出來，問道：

『先生是否看病？』

我說：

『不是我自己看病，家裏的孩子病得很利害，請先生立刻就走。』

那醫生從容地道：

『出診是七塊錢。』

我答道：

『七塊錢就七塊錢，請先生立刻就去。』

那醫生還從容不迫地吩咐僕人預備汽車，我說：

『路很近的，請先生走去吧。』

于是跟跣地拖着醫生，到了家裏。

一跑進門，我想孩子的病或有轉機，醫生來了。但是我母親一見

着我，就對我搖手，說道：

『沒有希望了，呼吸也沒有了。』

我的希望，那時還在醫生的身上，一任母親和妻子號泣着。

醫生打開提包，拿出藥品來，將孩子行了一個人工急救法；但是
一點影響都沒有。

他將孩子交還母親，說道：

『沒有希望了，心臟的呼吸都停止了！』

這是死的宣告。

母親和妻子更號陶地痛哭起來！

我將七塊錢放在醫生手裏，醫生提着皮包，悠然地去了。

送醫生去後，我接着想這起孩子的身後事。于是又跑了出去。

向那兒去買盛小孩的棺材呢？這種事又不便問人；有許多人是認為不吉利的。

只得沿路找去，走遍了亞爾培路和甘世東路都沒有。又跑到辣斐德路，纔在辣斐德路的一塊地方，找着了一爿壽器店。

我淒然地指着一具小棺，問道：

『這個要賣多少錢？』

一個猙惡的店夥，答道：

『你要買這個麼？六塊錢。』

『三塊錢可以賣麼？』我問。

『不行！至少要四塊錢！』

我憤然地，答道：『四塊就四塊，你替我送去吧。』

那個瘴惡的店夥道：『你自己拿去吧，包送包殮，要加兩塊錢。』

我那時頭腦也昏了，就答應了他。

帶着一個擱着一具小棺的人回家時，他們已將孩子放在後門的天井下，一個慘白的小死屍，靜躺在一條檯上，母親和妻都哭得不成樣子了！

我親自在旁看着那人收殮，我輕輕地問道：

『親愛的我的阿文！你自己說一句吧，你是生什麼急病死去的？』

唉！那時我的淚也不禁滴在他冰冷的臉上！

棺蓋蓋好了，母親在他棺前燒了一堆紙錠，祝他早日投胎入世，就是怎麼結束了一幕悲劇。

記得往年，我和景深兄及亡友白采，同往江灣的一個公墓去過，着見許多的墳墓之中，有三座小小的墓，他們的父母在碑上題了幾句悲哀的詞句，當時只覺砰然心動，現在想起來，好像其中有不可說的天機似的。

「飄蕩的衣裙」

在這新秋裏，我祈禱這段獨語，能藉清爽的秋風，吹到北國去。

已經是整整的四年了，在這四年之中，每當清夜醒來，自己捫着爲事業搏戰的創傷，永遠不會交口的癢痕，一觸着，就割心般的慘痛，淒然地流着冷淚。在淚光裏，我每看見你誠摯的熱情的黑而圓的眼睛向我閃閃的注視，我心頭立即感着溫熱的快意。——可說每夜是如此。如果心理學上感應與共鳴的理論是有此事實的話，不知你也有此同感否？

在那一個夏夜，你到K市來，準備北上投考女大，我那時和你有半年的久別的重逢，不是有你的二姊和妹妹在座的話，我將不顧一切的跪在你的腳下，要求你和我同往甘棠湖一泛夜月的。我將向你呈訴，願意拋棄職業，隨你北上替你執僕人之役，但是，環境限制你只能深深地望了我幾眼。

晚飯後，大家同到市街散步，你妹妹真乖巧，故意走得特別快，丟我倆落在後面。這時，我倆在燈火閃爍的街頭，並肩的走着。我立刻呈訴我願隨你北上的志願，我握着你的手，等待你的答覆，許久許久之後，你這長嘆的『唉——』了一聲，掙脫了我握着的手，頭也不回的奔回旅館了。

我回家的一小時後，接着你的一張小字條，上面寫着寥寥的幾個字『明早不准送我，如果你真是我的話。——潔。』

就是這樣一別，四年了。我和你分別之後，也離開了K市，就食于各大都市可以賣文的地方。我在這四年之中。爲商賈寫了無數的文稿，我將文稿的報酬來營養快榨乾了的腦液，這種循環的生活下去，一直到今天。

每次寫稿寫到疲倦到了極點，眼皮澀得睜不開，手腕酸痛的叫娘時，你的偉大的黑而圓的大眼睛會映于我眼前，重新鼓勵我完成那文稿，能夠換得次日的食糧。

四年來，也寫了不少的小說，但我最爲珍貴這篇處女作爲你而寫

的「飄蕩的衣裙」曾朗誦于你之前的。

新秋是最惹人思念遠人的季節，我祈禱這段獨語，能藉清爽的秋風，吹到北國去。

鄉村的夏夜

農夫們，在白天裏，被那炎熱的太陽火一般的烤着，他們在田裏仍然努力的工作着。雖然口裏熱得儘管急促的喘着，混身都滲出一顆顆的汗珠，像剛洗過澡一樣。這在他們是從來不會發過怨言，和偷懶的毛病，他們的簡單的頭腦，以為這是他們的天職。這職業是他們的祖先所遺傳下來的。就是未來的子孫，也毫無疑問的和他們一樣的工作着，那棕色的皮膚，似乎也會了遺傳性的。

可是在這炎熱的夏天他們唯一希望，便是太陽早早的落山，和黑

夜的迅速來臨。當他們提着鋤柄，均勻的鋤着田，偶然抬起頭來向西山望去，那太陽已祇露着半截臉兒，在山巒後，向着山前放出弱弱的光芒的時候，他們便像放下重重的担子一樣的輕鬆，深深的呼吸了一下，似乎要把肺裏的惡氣一口吐出的樣子，把鋤頭拋下，緩緩的在田沿上踱來踱去，檢察一天所做的工作的成績。看看那齊整的苗行，一絲滿意的微笑，不自主的掛上嘴邊。再把地沿上的蔓草用鐮刀芟去便慢慢坐下，從腰間抽下小小旱烟斗，裝滿烟葉嚙嚙的吸起來了。烟吸進肺裏，良久的工夫，才從鼻腔裏吹出，但是吹出的煙兒，祇不過細微的一縷，不像那生意人，和掌櫃的那種大量向外噴着煙霧。這在他們覺得不省儉，太可惜了。

涼風從田間傳來，混身都浸在冷水裏洗澡一般的涼爽皮膚上附着的汗珠，霎時間隨着風兒的消散化爲烏有了。立起身來，仍舊把煙斗插回腰間，從地邊上取起破碎了肩頭的短衫，披在身上，荷着鋤頭兒，緩緩地向着村裏去了。在路上遇着別家的農夫，他們便一起踏着崎嶇的山路，草徑，口裏哼着小曲兒，回到家裏。

吃過晚飯，便習慣的坐在街頭，含着旱煙斗，談着閒天。老頭兒講些前後古今的遺話，和田間農事，年輕的小夥子，便以班裏的小丑花旦爲資料，評論着那位俏，那位醜，那個槍刀熟練，那個做工微妙。在談着的時候，口裏帶出許多淫詞艷語，抖得誰心裏都起火。也有沉着的人們，便靜靜地臥在街石上當大家談得緊要的關節，他冷冷的

插進一句半語，抖得聽衆發笑，或加興奮的談着。

這時月兒從東方的樹梢上爬出，射出淡銀的光輝。映在他們的粗糲的臉上，可以看出那一幅慰快的神色。年長些的孩子，靜默的偎在爹爹的身旁，聽着大人們的談話，年幼的，便在街頭跑來跑去，撲捉「螢蟲」，他們口裏唱螢蟲歌：「松柴，狗柴，狗樹蟲（即螢蟲俗稱）來了。」用小小的手掌，拍着節奏。傳統的意識告訴他們，這樣的唱着拍着，螢蟲便自然飛到你的身邊，祇須一舉手，便可捉到。他們用一塊四方紙頭，摺成一個小小的燈籠，把螢蟲放在裏邊，跳躍着，歌唱着，在街頭上。女人們，把食具洗刷完畢，也都坐院裏，揮着芭蕉扇，譚着家常話。懷裏的嬰兒，指着月亮叫月婆婆。

一位六十多歲的老盲人，每當夏季的時候，便輪流着到各村裏說書。一到夜晚，便湊到人多地方，彈起大鼓弦，唱着孟姜女尋夫，雪妹弔孝……等勸懲，言情的曲子。這時全村的人們，都聚在一起，靜靜的聽着，全村都鴉雀無聲，祇間或從隣村傳來一陣犬吠聲，衝破這寂靜。當盲人說到最悲哀的關節，大家都微微的嘆着氣兒。盲人說完的時候，都默默的走回家去，牘下的，祇是沉沉的夜色。

明晚談話資料便是盲人說書的情節，這樣他們一天的疲倦，都消散了。許多人便在街頭上露宿着，晚風陣陣吹來，送他入那樣於甜蜜的睡鄉。

夜 歸

在崎嶇山坡上，我乏乏的行着，雖說是走慣的道路，可是二年多不曾走過，腳步總不免一高一低的亂闖。路旁的蔓草，觸着我的衣角，發出沙沙的響聲，在靜寂的秋夜，更覺分外的蕭殺。山野的晚風，一陣陣地拂過，我不禁輕輕的打了一個寒噤。

一彎新月，遠遠的掛在蔚藍的天空，像似聖潔的處女，放出淡淡地銀寒光輝；冷徹徹的照着那綿延的山巒，峻削的孤峯，形成一幅美麗而嚴肅的圖畫。

我兀然佇立在山巔上，涼風吹起衣角輕輕的飄忽着；頭髮也被吹散亂了。這時整個的心靈都溶浸在這靜悄的景色裏，把世俗的繁擾，都市的喧嚷，洗滌淨盡。

轉過高峻的嶺，便可俯瞰我們的村莊。可是同時映入我的眼簾的，是那莊的四週的一簇一簇的塋地；那正正的墓碑旁，靜靜地臥着那永遠不再和生命鬥爭，而享受着真正的幸福的人們。塋中有我們的祖先，我們的長者，還有我那逝世五年的慈父和才過一週的三弟——我爲了經濟的困迫，遠隔在數千里的異鄉，不能親眼送他的終，這是我一生中沒大的遺憾，直到今晚才得看到三弟，可是三弟已在九泉之下了，祇不過一抔黃土的墳墓而已。那雨打風吹的泥堆上，已漫生着

青翠的野草，連那石瑛石作成的墓碑上，也已綠苔斑斑了。在墓前拜了幾拜，我斜倚在墓碑上，想着父親的死，母親和嫂嫂的爭吵，家庭的分裂和今後自身的飄零，淒酸的眼淚，雨般的滴在衣襟上。

唉！我的永遠得不到慈親的撫愛，更不能把一顆溫柔的心獻給我親愛的父母！

月影漸漸西移，我被寒冷從悲哀中提醒拔是疲乏的腳步，向家門奔去。

敲了半點鐘多的門，嫂嫂才帶着一幅惺忪的睡眼，把門開了，讓我踱進庭院。一隻我幼時親手飼養的小狗，老是尾隨着我不停的狂吠。

海之子

海 之 子

海濱的居民，多半以漁爲業，他們家裏沒有半畝田地，全靠着打魚過活，從他們的祖先遺傳下來的職業。父親打魚，年長些兒子便成助手。幼年的孩子，就成天在海濱遊玩。每到夏季，孩子們都在海水裏沐浴，赤着紫黑色的身體，光裸裸的在炎熱的太陽下的沙灘上玩着，划着自家兒的小板船，在淺水划來划去。每當落潮的時候，他們便把船划到石礮（即海裏突出的石礁）旁邊，垂下一絲釣線，靜靜地坐在船沿上待着魚兒吃餌。水深作碧色，看不清海底的什物，不像在淺水

裏可以看見魚兒的吞餌，祇能以手覺之，如果魚兒吞下了餌刺到他的腹部的時候，便迅速的把線向上提。魚兒便無法逃脫了。不過這得要經驗，一個生手，很難釣到一個魚兒，他們的小孩子，成天成年的習練這種方法，再教以游泳，划船，拉錨，等運動，所以他們身體發達，異常迅速，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已經是一員強壯的漢子，便可以隨着父親到海洋裏去打魚了。

33

他們打魚的時候是春秋兩季，春季在三月左右，網的是黃花魚，大概是黃花時節，故名之。這種魚初上市的時候可市價一二角錢，漸漸地多了，價錢也隨着落低。秋季多半是釣來刀魚，相魚（吾鄉俗名）等。這種魚的重量較重，體軀也較大，所以網兒不適用。並且這種魚

，有銳利的牙齒，非用粗大的勾線不可。釣魚雖然較網魚費工夫，但是魚價也較貴。人們多買來，用鹽醃着，預備冬日的食用。

至於他們在海洋裏打魚，也是非常快樂。春季的時候，祇要把網放在水裏，留一人守着，其餘便可以睡覺，鬥牌。但是秋季較苦，因為釣魚，所以每人手裏都要攜着綫兒，注精會神的待着；不然魚兒便能很精巧的把餌吃去。當他們每次先得的魚，便在船上用油醬煎吃，當魚入釜的時候，還跳躍的掙扎。這種風味，真有說不出的樂趣。

在海濱的沙灘上，每家都有一小蓆篷，互相接連着，好像古代行軍的營幕一樣，安放所有的漁器。每到打魚的季節，船都從乾沙灘上，拖下水去，預先備置一切。船兒的大小相仿，形狀亦同，都比連

着排列在海濱，桅桿頂上，掛着一枝小小的紅旗，隨風在空中飄盪，漁家便以此爲風的方向的標準。這種景像，大有古時的戰艦百艘之雄姿。

但是他們不是全家都住在船上的，家人都住在海邊附近的村莊裏。婦女們也多成天在海濱拾取蛤蟹之類的海物。所以他們多以海物替代肉。我們如果初次走進他們的居宅的時候，首先便會嗅到一股腥鹹的氣味。

到了冬季，他們便在家裏結網，補網，整理一切的器具，以備來春的應用。在閒暇的時候，便集在一起鬥牌，吃喝，他們對於金錢，祇是任意揮霍毫不介意。冒着絕大的危險得來的金錢，自然要消耗個

痛快。夏天呢？他們便唱起京戲來，全村的人都瘋狂一般的快樂，在唱戲的那幾天，所有的親戚都到他們那裏湊熱鬧他們便以酒肉款待他們。

他們所最信仰的神，是龍王爺，以爲龍王爺是水的總神。每年到龍王的生日（自然是由古代遺傳下來的）村裏便唱起戲來，鬧得滿村鑼鼓喧闐。當男人們在海洋裏打魚的時候，遇着了風浪，他們便哀告龍王打救，允許在來年的龍王生日，多燒紙，焚香。倘若能很安的回家，那麼他們絕不因任何原因而失信，一定要照辦的。無論如何貧窮，也悅意張羅。

現在他們也漸漸隨着農村的破產而破產了。許多日本式的機器漁

船，代替他們板船，因為這種汽船，跑起來異常迅速，可以在離岸很遠的大洋裏面捕魚，又不像板船一樣的畏風浪，並且在一年之中的四季，無論何時都可以捕魚，所以漁業方面，漸漸為他們——幾個大資本的魚行——所把持，而這許多海濱的居民將隨着競爭的失敗而趨貧乏之途了。可見資本主義的鉄蹄之下，不知殘踏着多少無力反抗的貧民。

趕海

春天的時候，萬物都展開一幅活躍的景像，生命中增加了一股奮興的勁兒。青翠的草木，嫩黃的麥芽。活潑伶俐的鳥兒，歌看婉轉的春曲，春風溫暖的吹着，教人如何不麻酥酥的。軟綿綿的一些沒有氣力呢？

姑娘們坐在院子裏。看看那貓狗都一對對的親熱的表現，鳥兒雙雙的飛着，心裏都不自覺的煩惱起來了。眼睛凝視着，那雄雞趕着母雞跑，想到入神的時候，突然自己會醒來，雙頰微微泛出一朵紅雲。

輕微的嘆一口氣。

夕陽西下的時候，海潮也正慢慢的落下了。在平常無所藉口的要求母親允許她到外面去走走，那是再也不可能的事了。可是趕海，母親總不會阻攔過的，這是海濱附近居民的一種傳統的習慣上的自由。

她提了一個小籐籃一把小網鉤，可是不曾換一套舊衣服，便對母親說了一聲，逕自到海濱去了。

一個弧形的海濱上，一簇一簇的男男女女，在那趕海。有的在沙海上掘蛤，有的在石礮上坐坐釣魚的，有的在淺水裏捉蟹子的。她看看人太多了，實在討厭，年輕的姑娘的羞怯的驅使，乘便獨自攜着籃子向人稀少的地方去。

她在一個無人的石礮隙裏，找着蟹子和海螺。石礮上長滿了海藻，又黏又滑，她站在石礮上，腳一軟，便滑下石裏去了。水淹到腰部，當他急急的再爬上石礮的時候，她發現旁邊那個大石礮的後面站起一個人來，她斜着看他她認識他是村裏的俊啓。

她這時真羞澀極了，從臉上直紅到耳後，因為她下身的衣服被水濕透了，裏面的肌肉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她緊緊用藍子遮着兩腿間，低着頭倚在石礮立着。這時她的心情有些蕩漾了。

俊啓含笑從石礮後轉出來了，慢慢地向她走攏來。

「哦！芸姑嗎？當心些呢？不會被蜆殼割傷吧！」俊啓一面走着口裏這樣溫柔的慰問她。當他走近她的身邊的時候，他的心祇是突突

的躍着。渾身像開水一般的翻騰着。

「芸姑……」，他輕輕的叫着她的名字，似乎想要說什麼，但是走到口邊上的話，終於又嚥進去了。他的兩頰也微微的紅暈了。

二人都沉默着，可是芸姑覺着有一雙漲紅了的饞眼在向牠注射，她混身幾乎顫抖着，她那低着的臉，稍稍抬起一點，斜着臉對他輕輕地微笑一下。

在回家的路上，她低着頭走着，想着剛才在石礮隙裏的一幕。

——她祇知她的籃子被俊啓接過去，以後就……再以後她簡直昏迷了，俊啓的急促的呼吸似乎還在她的耳邊，他的熱燒的嘴唇，似乎還緊緊貼在她的嘴唇上。

溫暖的春日的薄暮的風，一陣陣的拂來，她渾身輕鬆，覺着飄飄然，像在空中飛舞。

回家以後，她偷偷地跑到自己的房裏，換了一條潔淨的褲子。

晚上她總恍恍惚惚地，當她和俊啓分別的時候，他對她說的：「

芸妹，再來呀」！老是在她耳邊聒噪着。

雨 後

西方的天涯微微地現出魚肚的白色，迷漫的大霧，漸漸消散了。一陣輕微的風，吹着空中的浮雲，四散奔馳。牠們——雲，霧，——都像頑皮的孩子故意來撥弄人間，被風姨趕來驅走了。人們像從沉沉的夜色，看見黎明的曙光。

太陽在西山巒後，露着半面臉兒，向着我們溜着臨去的秋波，這微笑含着譏諷的意味，「呵！自誇爲萬物之靈的人們，也曾被微風霏雨所戲弄呀！」

驚濤駭浪後的海面般的天空中，現出一個半圓的虹。牠的彩色的數目，據物理上說是七種，可是事實上是難數出的。在有形的彩帶的裏半面的顏色還很清楚，漸漸向外，便模糊起來了。祇有黃，綠，紫三種顏色是最顯明的。

孩子們赤着腳，在街頭的凹低處玩着混濁的泥水。衣袖上都濺滿了黃的泥點。有的把那濕潤的黃泥，捏成各種各類的泥人，馬，狗，雞，小車，小磨等玩意。老頭兒也都立在自家的門首，和鄰人譚着雨話：

「天晴了，」這是大家見面後的第一句話。

「會再落吧？」年輕的懷疑着。

「不會的，已經括起了東北風呢。」老人四面仰望視察天際，現出一副老練的精神教訓般的肯定的回答，繼續着譚話，便是雨的深淺，經驗告訴他們，落了幾個時辰雨，地土便可浸透幾分幾釐。

我帶着兩幼兒，荷着鐵鏟到家門對面的南山去。

山野間的野草開花，都格外嬌冶嬌豔，在風裏招着。山蟲也有力的作一天最後的奏樂，燕子在空中盤旋迴舞，在山坡上輕快的掠蕩着，這一切都像在十二分的歡迎我們。兩兒都掙着「捷足先登，」我在後面慢慢走上山巔。

我俯瞰樹林叢叢的圍繞着的村莊，和一片片的山坡上的梯形的田裏的禾苗，都鮮麗多了。西方的燦爛的晚霞，把蔚藍的天空染紅紅的

一片。這時那污濁的宇宙，換成了一個淨潔的樂園。

我們掘着我們喜歡的野花，有黃的，白的，紫的大概白的是我所發歡的，其餘都是兩兒所愛好的，並且還捉了兩隻野蟋蟀放在花莖上。回家後，哥哥送我們一隻古老雄緻的瓷瓶插着。

草莖和柴葉上的晶亮的水珠，把我們的褲管，鞋子都濕透了。

晚飯是老王——我家的農夫在雨後到田裏採來的白嫩的小白菜做成的菜包兒。

飯後，孩兒要梨子吃，我領他們到後園去，撼開那扇破老的木房，滿園裏都落着被雨打下來的果子。

賭 博

春季，大家都急着耕種，夏季則勤於鋤耘，秋季便忙於收穫，在這三個季節裏農民們勞苦的工作着，一些沒有休息的時候，皮膚被那火烈的太陽烤成棕色，並且非常粗糙，肌肉上都暴起一條一條的粗筋。這種犧牲自己來爲人類造食糧的勞苦的工作的報酬，除了一些自用的糧米之外，上帝還賜他一個休息的節季，這便是冬天。

糧食滿滿的裝在庫裏，柴木也都整齊的堆在園裏，什麼都預備得齊全，祇要享受就是了。一年之中祇是這唯一的安逸的冬天恢復他們

三個季節裏勞苦工作的倦懣。

做什麼事情呢？西北風猛烈的吹着，天空中迷漫着梅花瓣似的雪片，晝，夜……不停氣的落着，庭園街頭的積雪一二尺厚，田野裏自然更厚了。走出門，在街上來往走一過，臉皮便像被刀割一樣，做什麼呢？秋天割來的樹木劈成小塊，預備燒飯用吧？不，那等晴的時候幹的，反正太陽出來，雪也溶化，不能上山拾草，那麼做什麼呢？

還是看紙牌兒吧！有熱炕坐着，有香煙吸着，還有那俏娘兒陪着，可以摸摸她的光滑粉白的臉，她的高聳的奶頭還可摸摸她的那兒……

寶田家裏的炕上，一張小而方形的炕桌的四角上，坐着四個牌手

。從那枯臘一般的黃臉上，都貼滿了紅絲的眼圈兒，那眼角上的白眦，可以看出他們幾天幾宿不曾睡覺了，總然是疲憊極了。可是他們還振起精神，很奮與的看牌。東生不是伸懶腰，打呵欠。手都有些戰抖了。一面用力的抓着牌，一面故意的但是無力的做出一幅討人熱歡的笑臉，教在他旁坐着的滿姐拿烟。當她把一支香煙送到他的嘴邊，又給他點着火之後，故意的做出嬌媚的樣子，罵他一聲「懶骨頭」，東生迷着睛皮嬉笑，乘她不妨，在她大腿根的丰满的肌肉上用力的捏了一下。她撒嬌的用頭向他懷裏撞，這樣一來，他手裏的牌完全撒在桌上，旁家都看清楚了他的牌。東生要來這場作廢，旁家不肯，祇好拾起牌繼續看着。結果喜連家的和了五百多和，東生莊家輸去兩千幾百

錢。

天色漸漸昏黑了，外面的雪仍是柳絮般的在空中飛舞。東生再也支持不住了，當看完四班之後，便提議散場。東生贏得六千錢給頭家兩千，滿姑四千。

在雪夜蹣跚的走回家去。一進門，妻子便照準他臉吐了一口沫，接着便罵了一頓。家人們都已經吃過晚飯了，東生想教妻子做，但是他看着她那怒氣沖沖的臉，終於沒敢開口，自己悄悄的走到房裏躺下睡了。

可是第二天的晚上，東生又在雪花紛飛中，偷偷地跑到寶田的家裏。

書新社版出秋千

號四弄三五一路德卡海上

秋日風景畫 穆木天著

動搖的心 金滿成著

兩兄弟 李輝英著

在被窩裏 傅紅蓼著

高貴的人們 凌鶴傑作

眼兒媚 傅紅蓼著

漫畫選集 名家合作

異鄉與故國 黑嬰著

阮玲玉本事 夏夜螢著

徐來本事 夏夜螢著

西廂記 胡考合著
曹聚仁

胡蝶本事 夏夜螢著

中華民國廿四年拾月七日 收到

九分

九分

九分

九分

三角半

六角半

一角半

二角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一角

一角二分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春
的
騷
動

• 實價一角五分

周樂山著

陳富華發行

千秋出版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大方印務局印刷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
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貳肆捌號

2572 A